



似水年华

# 留住真诚

晚晴◎著

刀剪不停地响着——  
我觉得，我正在失去的不是身体上多余的部分，而是我的生命。我的生命正在被蚕食，仿佛只剩下了他牵动着的这一丝，纤细极了，只消轻轻一碰，生命便会离我而去——那一刻，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改变，情感、价值、恩怨……

华文出版社

I267

校园文学丛书

1494

# 留住真诚

晚晴◎著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留住真诚/晚晴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. 似水年华)

ISBN 7-5075-1901-5

I. 留... II. 晚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90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2 印张 97.9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\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目 录



(46) ..... 余世诗祭

(17) ..... 五行圖誌

(83) ..... 寺 戲

(96) ..... 巢 空

(101) ..... 鬆片一張 干麥片一張

(101) ..... 干製麥

(151) ..... 俞 畫

第一辑 遗 传

老人河 ..... (3)

收藏童年 ..... (21)

雨 魂 ..... 米文世 益文世

——珠海小景 ..... (25)

水上人家 ..... (2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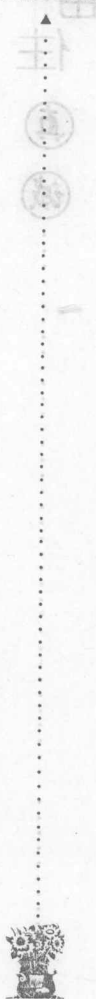
湛蓝的梦 ..... (34)

祭 ..... (39)

同 舟 ..... (42)

面对讣告 ..... (50)

墓园 家园 ..... (56)



留

住

真

诚

珍惜生命 .....	(64)
新疆行记 .....	(71)
遗 传 .....	(83)
空 巢 .....	(96)
那一片麦子 那一片绿 .....	(101)
老房子 .....	(110)
遗 像 .....	(121)

第二辑 留住真诚

地之盐 世之光 .....	(137)
读 石 .....	(149)
他轻轻捧出的—— .....	(165)
那石 那树 那桥 .....	(173)
留住真诚 .....	(181)
舒乙老师 .....	(223)
一个人和一条路 .....	(241)

## 第一辑 遗 传

那以后的许多年里,我惟一试图做到的就是努力遗忘——用我的幼稚遗忘,也用我的成熟遗忘;用我的失落遗忘,也用我的成功遗忘;用我的痛苦遗忘,也用我的幸福遗忘……



## 老人河



### 老人河



三九。

北风像破笼而出的野兽，嚎叫着，冲撞着，肆虐地对着夜空滥施淫威。

耳垂针扎一样，碰也不敢碰，我狠劲扯了扯弹性极强的帽沿儿，毛绒绒的衣领像座厚实的城堡，头紧紧地缩在了里面，脑海里又翻腾起和爸爸的这次见面。

近视眼冬天可真苦，用来维持嘴唇和鼻尖的一点儿体温还要变成镜片上的薄雾。路模糊了；人，模糊了……整个世界模糊成一片。只有两排昏黄的灯变成无数跳跃的星在冰花中闪烁——

### 二

十三年了，爸爸会是什么样子？





留  
住

真

诚

那会儿的爸爸，该是在宽敞的客厅里，悠悠地踱着方步，右手闲在地托着下巴，壁炉里熊熊的火焰把丰润的脸映得通红；那会儿的爸爸，总爱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比量小弟的身高；那会儿的爸爸，最喜欢围上一群朋友，把酒纵横天下……

“文革”，我们和爸爸分开了。

以后，听说他在扫马路。

我一直想不出爸爸扫马路的样子。

六七年的冬天，我到同学家里，他爸爸是个局长，家里却像集体宿舍。

我们从达尔文的“物种起源”说谈到拿破仑的“滑铁卢战役”，又从明清的“八股文”说到贝多芬的“第五交响曲”，暖气像只死羊，我们的脸却红得放光。

大门开了。

一股寒气直扑脚面。头发纯白的老局长扛着把一人多高的扫帚走进门来。沉重的扫帚揭起大衣肩头磨成麻花的布面，绽开线的补丁里灌满了雪花。

我那同学有些发窘，低下了头，眼睛却留在我的

## 老人河



脸上，偷偷捕捉我内心的反应。

我竭力温暖着自己的声音，想给那位父亲更多的安慰。可在那只剩下皮板儿的领子里，我发现了一张纸样平静的脸。

那张脸，一下子使我想起了爸爸。

对了，爸爸也是属虎的。生辰是深秋的一个正午。善眉善眼的保姆当着爸爸说：您呀，是黄金虎！引得正在伺弄昙花的爸爸好阵大笑。

还是应该把那堆桶桶罐罐抱上。

那么多健身、养生、长寿的食品、补酒、补药，可是我第一次豁出大把钱买下的。临来时，却又悄悄地塞进了床底下，我和爸爸之间的沟，用它们是填不满的。

大桥上，没有别的行人。空荡荡的无轨电车龟缩着从背后升起，又从面前落下去。一两片雪花打在脸上，鼻尖上，溶化了的地方被风一吹，又紧又疼。

这么晚了，又这么冷，爸爸见到我，会说什么？

“宁儿——”

冰凉的双手



留  
住

真

诚

颤抖的肩头

多少年的自欺自慰都化作汹涌的泪水……

来——小时候多好！我常躲闪着扎人的胡子滚在爸爸怀里“咯咯”地笑个不停，爸爸笔挺雪白的衬衣只容得下我……

爸爸说：叫我“宁儿”可真委屈了那名字，该叫“小鸟儿”。每天中午，门铃声没落，就伴上了一声清脆的呼唤；晚上，爸爸的身影只要在月亮门洞一闪，又是一声亲昵的叫喊……

可终于有一天，这只小鸟理理羽毛，拍拍翅膀，头也不回飞走了。

没回头看一眼温暖过自己的巢，也没看一眼教会自己飞的爸爸。

也许，见了面，爸爸会很正式地握握我的手，绷着脸对我重复千百个人说过的话：他原谅我的一切，我也该谅解他，特殊的年代嘛，即使是亲人也需要特殊的理解……

那，我就再也不是爸爸的小鸟儿了，真的不是了。

爸爸是少白头，生下我时，头发其实全白了，听

## 老人河



妈说，那乌黑的光泽是染出来的。

一次，我扒着爸爸的肩膀说悄悄话。突然发现了许多白白的头发根儿，正在变红变黑。我奇怪极了，按着爸爸的鼻尖儿，要他老实回答，头发是不是全从根儿上白起，不然，鼻子就会长长，可爸爸笑着说：只有神仙才是白头发，白胡子，他呀，一定活得比我还长。

爸爸现在肯定不再修染那一头白发了，说不定全没了，要是有的话，爸爸染不动了，我就给他染，一定染得像我小时候见到的一样。

这么多年了，爸爸一定想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的“小鸟儿”翅膀到底硬不硬？能飞多高？飞多远？顶重要的是那只雄性的“小小鸟儿”，胖不胖？壮不壮？除了我，爸爸可是一贯重男轻女的。当然，还有没见过面的他，一想到那结实的肩膀，眼前，立刻出现了爸爸欣慰的笑容，绵延的鱼尾纹溢淌着慈爱的暖流……

爸爸会不会不理我呢？“呼”地一声，把我拒之门外？



留  
住

真

诚

学校里，团员大会上，我施展了最大的发挥才能，集中了书本给我的全部知识，痛快淋漓地“揭露”着爸爸历次运动中的嚣张气焰。其实，“三五反”我才脱掉开裆裤，“反右”时也不过刚刚背起书包……

“红八月”，看着吓呆的弟妹和悲悲切切的妈妈，我使劲转着眼球，强迫那一汪泪水渗回去，然后又起腰，把名噪全城的“第七号通令”摔到爸爸面前，要他滚回老家去……

眼前，却是张纸样平静的脸。

鬼天气！血都成了固体。脚趾头猫咬一样难受，衣袋里的已经不是手，两只冰样的榔头。

爸爸的小屋一定很暖和，那灯光一定很亮，不像这该死的路，眯着眼也看不出几米远。

爸爸那么爱干净，羊毛衫一定洗得打上补丁了，说不定正颤抖着缝针，在灯下补着糟了的衬衣。

哎！我为什么没想到给爸爸买两件硬领的白衬衣和一件茸茸的羊毛衫呢？爸爸一辈子只穿白衬衣，羊毛衫又暖又轻，那样的话，爸爸会说句“谢谢”吗？还是从金色的镜框上抬起两只深情的眼睛看着我？

## 老人河



### 三

“背阴胡同”。

这地名可真有意思！是说它凉快，太阳晒不着？还是说它太冷，晒不着太阳呢？

说不定，就因为爸爸当初是牛鬼蛇神，不然，怎么给轰进这“背阴”处了呢？

好大一座旧庙！

院子中央是“棚户区”，一眼望去，还能看到高高的正房脊。水管子像个稻草人伫立在小小的“冰场”上；喷香的肉味跃出窗口，飞进紧邻的厕所；绳子上的“万国旗”像一排僵尸打得额头生疼。

听说，爸爸住在最里面，南边大屋檐下的小厢房里。

我轻手轻脚地从院中穿过。还是悄悄的好，我可看够了各种各样的黑眼珠和白眼球。

准是这儿！只是房子比我想象中还矮，也许是那南房檐太高了。

高大的房檐是琉璃瓦筑成的，炽亮的灯映出她古



留  
住

真

老的飞檐和廊柱，郑绪岚绵绵的歌喉正把人们引向美丽的太阳岛。

可爸爸，他在哪儿？

诚

一擦擦的蜂窝煤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。门上有个窟窿，一条铁链把门和门框牢牢地拴在一起。从门缝往里看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有床单上趴着一束淡青色的月光。

这么晚了，爸爸还不回来，他每天都这么晚回家吗？该不会出事了吧？

沿着狭窄的胡同，风像一把绣花针直往脸上、脖子里扎。

没办法。

刚才在漆黑的走廊里让两只贼亮的眼珠盘问个够，准是个街道积极分子！

问问吗？

问就问吧！

这屋里可真暖和，地方不大，满堂新家具，披着红纱的地灯给这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安谧。

女主人又白又胖，眼皮双双的，盛满了笑，两杯

## 老人河



滚热的白糖水也像那笑一样甜。

“南屋那老人吗？”

——

“都住十几年了，也没说过话，只是见面点点头。”

“那老头儿挺有钱吧，听说有点儿来历。”

——

“前几年真可怜，无论冬夏，老是一个人，扛把大扫帚。”

——

“最近，倒是老来人，我守着门儿，他们常向我打听。”

“哎？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就算是哑巴，也得吭气了。

“是——是他朋友的孩子。”我脸不禁有些红。

“要不，怎么没见过你呢，你在哪儿工作啊？”

原来，试探也藏进了带笑的双眼皮儿，热心和戒心居然同样令人不快。

“谢谢您了，我再过去看看。”





留  
住

真

诚

“外面太冷，别出去了，我这不是拉了窗帘，他回来就看见了，再等等吧……”

显然，女主人有所察觉，一杯重新端起的糖水代替了她的表白。

肚里，身上暖和了，外面不太冷了。

路灯间的距离足足一百米，不足一百烛的亮儿还都给了灯下腼腆的一对儿。

郁闷的黑暗中，我沿着原路往外走，一辆辆无轨电车不急不慢地从胡同口闪过。

逐渐挪近的几个人影不是太胖就是太矮，总觉得不像爸爸，一走近，心里的沮丧就添上一分。

一股旋风呼啸着卷起地上的雪沫，噎得人上不来气，我急忙转过身……

多熟悉！

微斜的脖颈——我还偷偷模仿过。那斜度，总使爸爸的脸充满自信和力量。

怎么？

又瘦又小？

踢沓的脚步追着孤伶伶的影子，拄着拐杖的双手